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

### 第十回 香國掄元文人韻事 潢池盜甲杰士驚心

有一日元戚館中沒事，覺得無聊，便往三馬路謝寓來，上得樓梯，靜悄悄的樓下喊著客人，卻沒有娘姨出來接住，門簾下著，也不知裡頭做些什麼，曉得有異，便躡手躡足走到後房，張望時只聽正房似有兩個人，切切私語的聲音，掀開一角簾子看時，一個馬夫模樣的人，穿了一身元緞衣服，打了一根油鬆大辮，辮有四五兩重，坐在榻上，低低的說道：「我聽見你此刻做了一個沒辮子的恩客，可是有的麼？」珊珊道：「又不是和尚，如何見沒辮子？不過剪過頭髮罷了。也算不得恩，只是走得勤些，哪裡趕得上你呢。」元戚聽了氣往上伸，要想進去，又不知究竟是什麼人，忍了又忍，狠命一摔簾子，回身下樓，登登登走了。驚動裡面珊珊，趕快出來，已經不及。原來那時娘姨們迴避出去，落得逍遙自在，干他們的事去了，所以一時樓上無人，元戚上來，他們竟沒有聽見，當下動問客堂，曉得就是元戚，珊珊悔之無及，那人也覺沒趣，草草的走了。元戚回到館中，一腔怒氣不息，心中暗忖：像珊珊這樣高貴的人，如何卻同這種下等人結緣，莫非真應了慶如的話麼？我當初不肯相信，誰知今日卻臨到自己身上。咳，罷了！罷了！只當前天沒有認得他是了。這樣一想，便心中清淨許多，仍舊干他的事業不提。只是酒後茶餘，予懷悵觸，不知灑了多少臨風涕淚呢？過了幾日，三馬路娘姨大姐一天來請幾次，元戚只是不理。一日正在無聊，拿著一本書躺在睡椅上看，只聽耳邊一聲大少，俺們先生來了。睜眼一望，外頭冉冉的進來，正是珊珊。看她眉顰斂翠，渦印消紅，比前清減了好些，卻更添十分丰韻。氣早平了一半，站起身來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珊珊款款走到身旁坐下道：「你好狠心。這兩天一次不來，倒在外頭造許多謠言，你，你……」說時哽咽起來，元戚連忙道：「沒有的事，這兩天我事忙，所以沒來，今天正想來走走，恰好你來了，何曾造什麼謠言呢？」珊珊掩淚道：「別人不知我的心，也還罷了，你也這個樣，教我有什麼活頭。」元戚攔道：「好了，不用說了。算我差便了。」娘姨從旁插嘴道：「不來是你陳大少差呀。俺們先生一心和你要好，你不曉得在哪裡聽了閒話，卻來放野火，照你們這樣交情，可是該的？」元戚認過不遑，連前日親眼看見的一字不敢提起，坐了一回，珊珊回院，元戚便跟了去。這一晚百樣奉承，自不必說。從此更死心塌地，竭力的報效了。有一天正到三馬路來，看見客堂房間裡坐著兩個人，煙容滿面，穿的衣服也是舊幌幌的，正在那裡談天說地，誰家的先生好，誰家的先生多，說個不了。珊珊也坐在那裡，見元戚來了，方走進正房來陪。元戚問是何人？珊珊道：「就是為開花榜的事，他們正議論哩。」坐了一回，外頭娘姨進來，問珊珊道：「他們要走了，問你所說的話，作準不作準？他們好去做。」珊珊道：「作準就是了，只叫他們不要搭我的槳。」娘姨出去回復，那兩人走子。珊珊也沒有送，過了兩天，香海報上開了一個花榜，第一名狀元便是謝珊珊，住三馬路。那評語是什麼藐姑仙子、洛水神妃，十分傾倒。元戚看了心中一喜，好像自己中了狀元一般，立刻拿了報跑到三馬路來，想要報喜，走進門只見黑壓壓擁著一屋的人，語言龐雜，上面點著大紅蠟燭，香煙繚繞，中間掛了一副描金彩畫，大紅報單上寫著道：

捷報

貴院先生謝印珊珊奉

香海報館大主筆取中一甲第一名花榜狀元，擇日上匾慶賀

元戚看罷，走上樓來，只見前天所見兩人又坐在客堂房間裡了。又是什麼榜眼怎樣好，探花怎樣好，傳臚怎樣好，但是都不及狀元的好。又是名貴哩，高華哩，說不盡許多好處，卻只有幾個娘姨在那裡跟著打哄，不見珊珊在彼。心中詫異，徑進房中，卻見繡幕低垂，銀鈞不上，一個小大姐上前道：「陳大少來了。俺先生有病呢？」元戚吃了一嚇，走近牀前看時，果然杏臉失妍，桃腮少潤，伸吟牀褥，宛轉含綢。元戚便在牀沿坐下，低聲的問道：「怎麼一夜就病了？」珊珊仰起頭見是元戚，便道：「也沒有什麼病，不過早晨起來覺得怪煩的，後來又被底下人聲一吵，更是頭昏腦脹，睡了一回，倒覺好些。」說罷氣喘不止，元戚把他的頭一摸，熱得似火一般，不覺大驚道：

「你這病不輕呢！須要請個醫生才好。」珊珊道：「東面有一個姓胡的醫生，聽說很好，已經叫相幫去請了。」無戚便不肯走開，一會兒倒茶，一會兒送水的服侍。外面娘姨進來說：「那兩個人要走了，東西預備了罷？」珊珊歎口氣道：「早知這般沒福，要這狀元做什麼？東西在箱子裡，你們開出不，給了他們罷。」娘姨答應，自去打發。」元戚也不理會，只耽心珊珊的病情，一時醫生來了，元戚便陪著診脈，已畢，請到廂樓裡開方，元戚動問病源，那醫生搖頭道：「病勢非輕，只怕要發喉痧。」元戚吃了一驚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不知可以止住他不發出來麼？」

那醫生道：「病象已成，如何能夠不發？只要發出來不十分利害，已中僥倖。」又搖搖頭道：「看來竟是極危之症，只怕兄弟的才學吃不住他呢。姑且了這方再看，如果無效，還是另請高明為是。」元戚聽了更加吃驚，原來上海地方，人煙繁密，穢氣薰蒸，新鮮的空氣極少，又加飲食不慎，飲水不潔，每當春秋之交，疫癘盛行，最利害的是喉風，往往傳染開來，一家要死掉幾個，像盛名鼎鼎的小林寶珠就死在這個病上，所以元戚著急，當下醫生走了，一家人驚慌自不必說。元戚道：「這個醫生未必靠得住，還是把上海有名的像張雲裏、巢崇山、羊月樵他們請幾個來，聽得說街聞陳蓮舫也在這裡，要打聽地址，趕快去請才好。」牀上珊珊聽了倒說：「又不像是你，恍惚同坐馬車到張園一般，走走又不是張園了，只見一片汪洋，竟是一條大海，一下裡你又不見了，海中跳出許多鬼怪來拖我，我嚇得大喊，就此驚醒，照這夢看來大約不久於人世了。」元戚竭力撫照一番，從此元戚日夜在珊珊處侍奉湯藥，跬步不離，看看日重一日，喉間腐爛，飲食不進，無戚忙得發昏，一連幾日沒有回館。誰知北方卻鬧出一樁大事，那天元戚在三馬路有一個館裡頭人來請他，說朋友在館立等，叫他一定回館一次。元戚摸不著頭腦，只得囑娘姨服侍，我去去便來，回到館中，原來卻是唐笏臣，倉皇的說道：「你如何此刻才來？你可曉得北京義和團起事要扶清滅洋，學習什麼拳法，又有大師兄二毛子等名目，此刻已鬧得糟透，京裡頭雜亂無章，德國的公使、日本的書記生都給他們殺了。上頭五大臣信了他們的邪術，一意主張排外，許景澄、袁昶好意去勸他，反拿來正法，洋兵已聯合了八國，打破了大沽口，要進京去救使館。看來大事不妙，中國亡在目前，我們若不趁此做些事業，將來淪為奴隸，永無翻身日子，我已預備一切，刻下先在上海開一個會，搜羅些人才，你快來幫一幫忙。」無戚大驚道：「我這兩天有事沒有出來，那裡曉得竟鬧了出這般大事。你想動倒也不差，只是我是不能與聞的，一來有些事務牽纏，二來近來身體也不好，只好過幾時看情形再說。」笏臣著急道：「此刻是什麼時候，我們所做的是什麼事？」